春秋輯傳

一三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劉　芬

給事中臣温常綬覆勘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輯傳卷十

明　王樵　輯

昭公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穀梁傳繼正即位正也　胡氏曰子野毀而卒穆叔不欲立昭公然則昭公受誰之命乎其書即位有子野之命矣

叔孫豹會晉趙武楚公子圍齊國弱宋向戌衛齊惡陳公子招蔡公孫歸生鄭罕虎許人曹人于虢國弱公作國酌齊惡公作石惡罕虎公作軒虎虢公作漷穀作郭

左傳春楚公子圍聘于鄭且娶于公孫段氏伍舉為介將入館鄭人惡之使行人子羽與之言乃館于外既聘將以衆逆子產患之使子羽辭曰以敝邑褊小不足以容從者請墠聽命小國無罪恃實其罪將恃大國之安靖己而無乃包藏禍心以圖之小國失恃

而懲諸侯使距違君命是懼不然敝邑館人之屬也
其敢愛豐氏之祧伍舉知其有備也請垂櫜（示無弓）而
入許之正月乙未入逆而出遂會于虢（鄭地）尋宋之盟
也祁午謂趙文子曰宋之盟楚人得志于晉（謂先歃）今
令尹之不信諸侯之所聞也子弗戒懼又如宋楚重
得志于晉晉之恥也楚令尹圍請用牲讀舊書（宋之盟書）
加于牲上（不歃血）而已晉人許之三月甲辰盟　杜氏
曰楚恐晉先歃故欲從舊書經所以不書盟　按宋

之盟楚人曰子言晉楚匹也若晉常先是楚弱也是
欲互爲先也今以尋宋之盟則恐晉之先也故讀舊
書讀舊書則楚仍先晉但不歃血耳楚意不在于盟
取得志于晉而已趙武無辭以却而又從之夫盟不
寒何事於尋却之可也况圍初不爲尋盟而出聘鄭
娶於豐氏而以尋盟爲遂事也合諸侯大事也以大
夫專之於境外圍之無君其何足言唯聽於楚已爲
中國之恥而一呼而至犀然以奉楚大夫之令趙武

子産皆諸侯之良而不能出一辭是可怪也　胡傳

此陳侯之弟招也諸侯之尊弟兄不得以屬通曰公子者其常稱曰弟者因事而特稱之也

三月取鄆公作運

左傳季武子伐莒取鄆莒人告於會楚告於晉曰尋盟未退而魯伐莒瀆齊盟請戮其使樂桓子樂王鮒相趙文子欲求貨於叔孫而為之請使請帶焉難指求貨故以帶為辭弗與梁其踁叔孫家臣曰貨以藩身子何愛焉叔孫

曰諸侯之會衛社稷也我以貨免魯必受師是禍之也何衛之為人之有墻以蔽惡也墻之隙壞誰之咎也雖怨季孫魯國何罪趙孟聞之乃請諸楚曰魯雖有罪其執事不辟難畏威而敬命矣子若免之以勸左右可也自無令王諸侯逐進狎主齊盟其又可壹乎（言強弱無常）恤大舍小足以為盟主（大謂篡弒滅亡之禍）莒魯爭鄆為日久矣苟無大害於其社稷可無亢也固請諸楚楚人許之乃免叔孫趙孟謂叔向曰令尹自以為

王矣何如對曰王弱令尹強其可哉言可成雖可不終令尹為王必求諸侯晉少懦矣諸侯將往若獲諸侯其虐滋甚民弗堪也將何以終　胡傳不曰伐莒取鄆者乘莒亂而取邑故不悉書為內諱也　李康曰季孫伐邾取鄆與歸父伐邾取繹何異而書法不同程氏胡氏以為乘亂取邑故隱諱其詞然則不乘亂而取之者不貶乎陳氏曰歸父伐邾猶公命也此則專取邑而已此亦未當然則云何曰書伐莒是以討

賊子魯也不書伐而書取則收奪而已矣

附左傳叔孫歸季孫勞之旦及日中不出魯天季氏臣謂魯阜曰叔孫氏臣魯以相忍為國也忍其外欲受楚戮不忍其內日中不出焉用之阜謂叔孫曰可以出矣乃出見之

夏秦伯之弟鍼出奔晉鍼其廉反

左傳秦后子鍼也桓公子景公弟有寵於桓如二君於景其母曰弗去懼選選數也謂錄其罪癸卯鍼適晉其車千乘司馬侯問焉曰子之車盡於此而已乎對曰此之謂多矣

若能少此吾何以得見女叔齊以告公且曰秦公子必歸能知其過必有令圖令圖天所贊也　公羊傳有千乘之國而不能容其母弟故君子謂之出奔也　穀梁傳諸侯之尊弟兄不得以屬通其弟云者親之也親而奔之惡也

六月丁巳邾子華卒

晉荀吳帥師敗狄于大鹵（鹵音魯公穀作太原）

左傳晉中行穆子敗無終（山戎）及羣狄於太原崇卒也

將戰魏舒曰彼徒我車所遇又阨以什共車必克更增十人以當一車之用困諸阨又克請皆卒去車為步卒自我始乃毀車以為行五乘為三伍乘車者車三人五乘十五人令改去車更以五人為伍分為三伍為五陳以相離兩於前伍於後專為右角參為左角偏為前拒皆臨時處置之名以誘之狄人笑之未陳而薄之大敗之　杜氏曰大鹵太原晉陽縣　胡傳太原近地而狄人來侵攘斥宜矣其過在毀車崇卒以詐誘而敗之耳使後世車戰法亡爭以變詐相高皆

此啓之書敗狄譏之也　按魏絳嘗言於悼公曰勞師於戎而楚伐陳必弗能救是棄陳也諸華必叛戎禽獸也獲戎失華毋乃不可乎故悼公之亡狄師不出戎狄犯疆埸而驅逐之邊吏之事不足書亡者皆有義也箕與交剛皆稱人至是卿師師矣

秋莒去疾自齊入于莒去起呂反

左傳莒展輿立而奪羣公子秩公子召去疾于齊秋齊公子鉏納去疾展輿奔吳　杜氏曰齊雖納去疾

莒人先台之故從國舊例書入　胡傳其以國氏與去疾之討有罪也此莒之公子曷為不稱公子自謂先公之子可以有國不疑遂立乎其位而無所稟也其書入者難詞也　按於次去疾為長本當立者也密州舍之而立展輿既立展輿而又廢之國人患其虐而弑之展輿因而即之國本去疾之國也故春秋正之曰莒去疾入於莒不與密州之舍去疾也不與國人之君展輿也與去疾之討則正弑者之誅矣君

臣父子兄弟之亂於人者皆撥而反之正矣程子曰齊小白言當有齊也莒去疾亦其例也凡義當承國者名繫國而不稱公子以殊於大夫胡氏以爲因不稟命而剬其公子恐非也

莒展輿出奔吴展下公穀無輿字

程子曰爲弑君者所立而以國氏者罪諸侯也 趙氏曰鄭忽曾羈未踰年出奔不稱爵言不能嗣先君也莒展雖踰年不稱爵其罪大也 李氏曰罪諸侯

之意似晦竊意衛衎與剽莒去疾展輿皆以二君書
變例也彼既立踰年成君矣不書爵已見絕之不書
莒何以見其已立乎陳佗見討亦繫國則展輿之繫
國不必求他義也若殺州吁無知之不國則上文已
見矣

叔弓帥師疆鄆田

左傳因莒亂也　高氏曰文十二年季孫行父嘗帥
師而城之復為莒所取今乘莒亂而取之又帥師以

疆其田必師師者懼不服也疆之者溝封之以別乎

莒也

葬邾悼公邾始書葬

附左傳晉侯有疾鄭伯使公孫僑如晉聘且問疾叔

向問焉曰寡君之疾病卜人曰實沈臺音胡駘音台為祟

史莫之知敢問此何神也子產曰昔高辛氏帝嚳有二

子伯曰閼於葛反伯季曰實沈居於曠林地闕不相能也

日尋干戈以相征討后帝堯也不臧遷閼伯於商丘宋地

主辰主祀辰星辰大火也商人湯先相土封商丘是因故辰為商星遷實沈於大夏今晉陽縣主參唐人若劉累之等累遷魯縣此在大夏是因以服事夏商其季世曰唐叔虞唐人之季世其君曰叔虞也服虔以為即下句邑姜所生者彼乃晉之始祖豈得以後世始封之君謂之前代之末世也當武王邑姜武王后齊太公女方震之慎反懷胎也太叔夢帝謂己余命爾子曰虞將與之唐屬諸參而蕃育其子孫及生有文在其手曰虞遂以命之及成王滅唐而封太叔焉故參為晉星叔虞封唐侯叔虞之子燮父改為晉由是觀之則實沈參神也昔

金天氏（帝少皞）有裔子曰昧為玄冥（水官）師（長也）生允格臺駘臺駘能業其官宣（通）汾洮（二水）障大澤以處大原（晉陽臺駘之所居）帝（顓頊）用嘉之封諸汾川沈姒蓐黃實守其祀（四國臺駘之後）今晉主汾而滅之矣由是觀之則臺駘汾神也抑此二者不及君身山川之神則水旱癘疫之災於是乎禜（音詠）之日月星辰之神則雪霜風雨之不時於是乎禜之（臺駘汾神是山川之神實沈參神是星辰之神）若君身則亦出入飲食哀樂之事也山川星辰之神又何為焉僑聞

之君子有四時朝以聽政晝以訪問夕以修令念所施夜以安身於是乎節宣其氣凡人形神有限不可久用神久用則竭形太勞則敝不可以久勞也神不用則鈍形不用則痿不可以久逸也固當節其勞以宣疏其氣朝以聽政久則疲疲則易之以訪問訪問久則倦倦則易之以修令修令久則怠怠則易之以安身安身久則滯滯則易之以聽政則氣順體暢勿使有所壅不行閉不通湫氣聚底氣止以露其體氣不散則食不消食不消則食少食少則肌膚瘦骸骨露也茲此也心不爽明也而昏亂百度形之與神相隨而有形以神為主神以形為宅形強則神強形弱則神弱神常隨形而盛衰也既露其體則神識亦弱致使此心不明照察失宜而亂百事之節也今無乃壹之

同四時也馳騁田獵甘酒嗜音恒舞酣歌勞非所勞也深居簡出日晏視朝逸非所逸也則生疾矣叔向曰善哉肸未之聞也晉侯聞子產之言曰博物君子也晉侯求醫於秦秦伯使醫和視之曰疾不可為也是謂近女室疾如蠱女在房室故以室言之非鬼非食惑以喪志言公病之狀良臣將死天命不祐公曰女不可近乎對曰節之先王之樂所以節百事也故有五節遲速本末以相及也中聲以降五降之後不容彈矣醫和言女當有節然難言也故喻以樂先王制外樂以禁內情所以為百事之準節也故為樂有五聲之

節為聲有遲有速從本至末緩急相及使得中和之聲降者聲下而息也五聲一周聲下而息前聲罷退以待後聲非作樂息也樂曲成乃息非五聲一周得息也五降之後聲一成而曲未成當從上始不容更復彈作於是有煩手淫聲慆堙心耳乃忘平和君子弗聽也物亦如之至於煩乃舍已無以生疾說降後不彈之意言不以後聲接前聲而容手妄彈擊是為煩手此所擊非復正聲是為淫聲淫聲之慢塞人心耳乃使人忘失平和之性故君子不聽也物亦如之指女也煩乃舍已無以生疾則節女矣君子之近琴瑟以儀節也非以慆心也儀法也為心之法使動不過度班固曰樂而有節則和平壽考及遲者勿顧以生疾而隕性命天有六氣說見下文降生五味謂金味辛

木味酸水味鹹火味苦土味甘五行在天為六氣在物生五味謂之降者對天有而言也發為五色辛色白酸色青鹹色黑苦色赤甘色黃發見也味當而知色視而見徵為五聲白聲商青聲角黑聲羽赤聲徵黃聲宮徵驗也色既不同其聲亦異也淫生六疾淫過也滋味聲色所以養人然過則生害六氣曰陰陽風雨晦明也分為四時序為五節六氣並行無時止息但氣有溫暑涼寒分為四時春夏秋冬也序此四時以為五行之節計一歲每行得七十二日有餘土無定方分王四季故每季之末有八十日也過則為菑陰淫寒疾陽淫熱疾風淫末疾末四肢也風為緩急雨淫腹疾雨濕之氣為泄注晦淫惑疾晦夜也夜當安身女以宣氣近女過度則心惑亂也明淫心疾

明晝也晝以營務營務當用心思慮煩多則心勞敝也陰陽風雨四者雖各以其氣與人為病若能自防護受之不多則不為病晦明天有常度不以病人但人用晦明過度則為病也女陽物而晦時女常隨男故曰陽物家道常在夜故曰晦時淫則生内熱惑蠱之疾今君不節不時能無及此乎出告趙孟趙孟曰誰當良臣對曰主是謂矣趙孟曰何謂蠱對曰淫溺惑亂之所生也於文皿蟲為蠱文字也穀之飛亦為蠱在周易女惑男風落山謂之蠱巽下艮上蠱巽為長女為風艮為少男為山少男而說長女非匹故惑山木得風而落皆同物也物猶類也趙孟曰良醫也厚其

禮而歸之

冬十有一月己酉楚子麇卒麇九倫反公穀作卷音權

左傳楚公子圍使公子黑肱圍之弟子晳伯州犁城犫縣屬南陽櫟今河南陽翟縣郟縣屬襄城鄭人懼子產曰令尹將行大事而先除二子也黑肱伯州犁禍不及鄭何患焉冬楚公子圍將聘于鄭伍舉為介未出竟聞王有疾而還伍舉遂聘十一月己酉公子圍至入問王疾縊而弒之孫卿曰以冠纓絞之遂殺其二子幕及平夏皆鄭敖子右尹子干王子比

出奔晉宮廐尹子皙出奔鄭（因築城而去）殺太宰伯州犂於郟葬王子郟謂之郟敖（楚人謂未成君為敖）使赴於鄭伍舉問應為後之辭焉（問赴者）對曰寡大夫圍伍舉更之曰共王之子圍為長（此告終稱嗣不以簒弑赴諸侯）楚靈王即位薳罷（音皮）為令尹薳啓疆為太宰（靈王圍也即位易名熊虔）按程子之論學春秋也曰以傳考經之事迹以經別傳之真偽至於傳可據而經不同則曷從乎亦當闕疑而已矣楚子麇卒是也必欲為之説則反傷於義理矣公子

圍之弑君以前則蒲宮自異執戈者前諸侯之大夫皆知之而明譏之於會所矣以後則將戮慶封㭊舉曰臣聞無瑕者可以戮人慶封唯逆命是以在此其肯從於戮乎播於諸侯焉用之楚國之臣子公言之矣王弗聽負之斧鉞以徇於諸侯使言曰無或如齊慶封弑其君弱其孤以盟其大夫慶封曰無或如楚共王之庶子圍弑其君兄之子麇而代之七國淮夷三軍之衆耳目所屬明爲慶封所訐軍人粲然皆笑

天下傳以為口實不但趙盾董狐之筆崔杼齊太史之簡矣近則左氏公穀遠則戰國策載不修春秋之言皆曰圍弒其君則傳可信不誣也决矣經何以書卒而不正其弒也哉杜預以為楚以瘧疾赴故不書弒商臣弒父其不以實赴也决矣春秋胡從而大書之乎胡康侯以為圍弒君而自立中國力所不加不能致討則亦已矣至大合諸侯于申與會者凡十有三國其臣舉六王二公之事其君用齊桓召陵之禮

聖人憫之甚恖之甚是故察微顯權輕重而畧其簒弑以扶中國夫中國之所以為中國不因亂賊而存亡也何扶之有隱公弑而書薨春秋魯史故也若曰為中國諱申之辱書麇曰卒是君楚吳薨曰薨卒曰卒弑曰弑事各有實其文則史各紀其實聖人不能易亦不可易也有史從偽赴而聖人正之者矣未有史皆曰弑而聖人書卒者也今以書薨書弑為凡史皆可及唯或薨或不薨或弑或不弑裁自聖心為仲

尼之所獨此何異於走文弄法以為非獄吏守典者之所知乎闕疑闕文聖有明訓強說無益於經而有害吾故曰傳可據而經不同闕之可也

楚公子比出奔晉

二年春晉侯使韓起來聘

左傳春晉侯使韓宣子來聘且告為政而來見禮也

趙氏曰霸國正卿無適諸國告為政之理止是聘耳觀書於太史氏見易象與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與周之

所以王也

夏叔弓如晉

秋鄭殺其大夫公孫黑

左傳鄭公孫黑將作亂欲去游氏而代其位游氏太叔之族黑與游楚爭室為游楚所擊傷故欲害其族傷疾作而不果游擊所擊傷創子產使吏數之曰伯有之亂以大國之事而未爾討也爾有亂心無厭國不女堪專伐伯有而罪一也昆弟爭室而罪二也爭徐吾犯之妹薰隧之盟女矯君位而罪三也

以見君臣之禮扶上而抑下也聖王之罰不誅不教
不誣無罪及其惡成而罪見誅之猶鷹鸇之發也無
留獄矣豈幸而勝之哉

冬公如晉至河乃復季孫宿如晉

左傳晉少姜卒（齊女平公妾）公如晉及河晉侯使士文伯
來辭曰非伉儷也請君無辱公還季孫遂致服焉（襚服）

胡傳舉動人君之大節賢哲量之以行藏其道姦
邪窺之以作止其惡四隣視之以厚薄其情故有國

者必謹於禮而後動此守身之本保國之基也禮雖自卑而尊人亦不妄悅人以自辱昭公不能據經守正失禮妄動躬弔鄰國之寵妾見辭而還後之失國出奔旅死乾侯兆於此行矣

三年春王正月

丁未滕子原卒原公作泉

夏叔弓如滕五月葬滕成公滕始

杜氏曰卿共小國之葬禮過厚葬襄公滕子來會故

魯厚報之
秋小邾子來朝
八月大雩
冬大雨雹
北燕伯款出奔齊
左傳燕簡公多嬖寵欲去諸大夫而立其寵人冬燕
大夫比而殺公之外嬖公懼奔齊書罪之也
四年春王正月大雨雹雹公穀作雪

杜氏曰當雪而雹故以為災而書之　左傳大雨雹季武子問於申豐曰雹可禦乎對曰聖人在上無雹雖有不為災古者日在北陸而藏冰西陸朝覿春分之中奎星朝見東方而出之朝之祿位賓食喪祭於是用之祭寒司寒而藏之獻羔而啓之公始用之火出而畢賦火星昏見東方謂三四月中自命夫命婦至於老疾無不受冰其藏之也周其用之也徧則冬無愆陽夏無伏陰春無淒風秋無苦雨七月之卒章藏冰之道也　胡傳陰陽之

氣和而散則為霜雪雨露不和而散則為戾氣曀霾雹戾氣也陰脅陽臣侵君之象申豐者季氏之孚所信任也不肯端言其事歸咎藏冰之失夫山谷之冰藏周用徧亦古者本末具舉變調之一事耳謂能使四時無愆伏淒苦之變則亦誣矣

附左傳春王正月許男如楚楚子止之遂止鄭伯前年十月鄭伯如楚復田江南許男與焉使椒舉如晉求諸侯二君待之椒舉致命曰寡君使舉曰日君有惠賜盟於

宋曰晉楚之從交相見也以歲之不易寡人願結驩於二三君使舉請閒君若茍無四方之虞則願假寵以請於諸侯晉侯欲勿許司馬侯曰不可楚王方侈天或者欲逞其心以厚其毒而降之罰未可知也其使能終亦未可知也晉楚唯天所相不可與爭君其許之而修德以待其歸若歸於德吾猶將事之況諸侯乎若適淫虐楚（楚人）將棄之吾又誰與爭公曰晉有三不殆其何敵之有國險而多馬齊楚多難有是三者

何鄉而不濟對曰恃險與馬而虞隣國之難是三殆也四嶽岱華衡恒三塗山名太行轘轅崤澠也陽城山名河南陽城縣東北大室即嵩高也為中嶽在陽城縣西北荆山在新城沶鄉縣南九州之險也是不一姓冀之北土馬之所生無興國焉恃險與馬不可以為固也從古以然是以先王務修德音以亨神人亨通也不聞其務險與馬也鄰國之難不可虞也或多難以固其國啓其疆土或無難以喪其國失其守宇於國則四垂為宇宇屋簷若何虞難齊有仲孫之難而獲桓公

至今賴之晉有里丕之難而獲文公是以為盟主衛
邢無難狄亦喪之故人之難不可虞也恃此三者而
不修政德亡於不暇又何能濟君其許之乃許楚使
使叔向對曰寡君有社稷之事是以不獲春秋時見
諸侯君實有之何辱命焉椒舉遂請昏晉侯許之
夏楚子蔡侯陳侯鄭伯許男徐子滕子頓子胡子沈子
小邾子宋世子佐淮夷會于申楚子專會諸侯始此
左傳夏諸侯如楚魯衛曹邾不會鄭伯先待于申六

月丙午楚子合諸侯於申椒舉言於楚子曰臣聞諸侯無歸禮以爲歸今君始得諸侯其慎禮矣霸之濟否在此會也夏啓有鈞臺之享（河南陽翟縣南有鈞臺陂盖啓享諸侯于此）商湯有景亳之命（亳即偃師）周武有孟津之誓（時伐紂也）成有岐陽之蒐（周成王歸自奄大蒐於岐山之陽岐山在扶風美陽縣西北）康有酆宮之朝（酆在始平鄠縣東有靈臺康王於是朝諸侯）穆有塗山之會（塗山在壽春東北）齊桓有召陵之師晉文有踐土之盟君其何用宋向戌鄭公孫僑在諸侯之良也君其選焉王曰吾

用齊桓王使問禮於左師與子産左師曰小國習之大國用之敢不薦聞獻公合諸侯之禮六子産曰小國共職敢不薦守獻伯子男會公之禮六　何氏曰不殊淮夷者楚子主會故君子不殊其類所以病中國

楚人執徐子

左傳徐子吳出也以爲貳焉故執諸申

秋七月楚子蔡侯陳侯許男頓子胡子沈子淮夷伐吳

左傳秋七月楚子以諸侯伐吳宋大子鄭伯先歸(時晉之屬國皆歸獨言宋鄭者鄭伯久於楚宋太子以後至不得時見故慰遣之)宋華費遂鄭大夫從(從伐吳以答見慰)杜氏曰胡國汝陰縣西北有胡城

執齊慶封殺之

左傳使屈申(蕩之子)圍朱方(吳邑慶封所封)八月甲申克之執齊慶封而盡滅其族將戮慶封椒舉曰臣聞無瑕者可以戮人慶封唯逆命是以在此其肯從於戮乎播

於諸侯焉用之王弗聽負之斧鉞以徇於諸侯使言曰無或如齊慶封弑其君弱其孤以盟其大夫慶封曰無或如楚共王之庶子圍弑其君兄之子麇而代之以盟諸侯王使速殺之

穀梁傳此入而殺其不言入何也慶封封乎吳鍾離言時殺慶封自於鍾離實不入吳慶封其以齊氏何也據已絶于齊爲齊討也靈王使人以慶封令於軍中曰有若齊慶封弑其君者乎慶封曰子一息我亦且一言曰有若楚公子圍弑其兄之子而代

之為君者乎軍人粲然皆笑慶封弑其君而不以弑君之罪罪之者慶封不為靈王服也衛人殺州吁蔡人殺陳佗楚人殺夏徵舒皆討賊之詞此云執齊慶封殺之不與以討賊也不與楚討也春秋之義用貴治賤用賢治不肖不以亂治亂也孔子曰懷惡而討雖死不服其斯之謂與穀梁之義精

遂滅賴賴公穀作厲

左傳遂以諸侯滅賴遷賴於鄢楚邑楚子欲遷許於賴使鬬韋龜子文玄孫與公子棄疾城之而還為許城也申無宇

曰楚禍之首將在此矣台諸侯而來伐國而克城竟莫校（築城外竟諸侯莫與爭）王心不違民其居乎（言將有事）民之不處其誰堪之　啖氏曰左氏云賴子面縛銜璧楚子焚櫬按經但言滅是死位也他年賴降而舍之故誤耳

九月取鄅

左傳言易也莒亂著丘公立而不撫鄅鄅叛而來故曰取（著丘公去疾也）

附左傳鄭子産作丘賦杜氏曰丘十六井當出馬一匹牛三頭今子産別賦其田如魯之田賦田賦在哀十一年彼注云丘賦之法因其田財通出馬一匹牛三頭今欲別其田及家財各為一賦渾罕子寬曰君子作法於涼薄也其敝猶貪作法於貪敝將若之何

冬十有二月乙卯叔孫豹卒

左傳初穆子去叔孫氏成十六年辟僑如之難奔齊及庚宗魯地遇婦人使私為食而宿焉問其行告之故哭而送之適齊娶於國氏生孟丙仲壬夢天壓已弗勝穆子夢顧而

見人黑而上僂肩傴深目而豭喙號之曰牛助余乃勝之旦而皆召其徒無之且曰志之及宣伯穆子之兄僑如奔齊饋之饋宣伯宣伯曰魯以先子之故將存吾宗必召女召女何如對曰願之久矣言兄始為亂已則有今日之願蓋怨言魯人召之不告而歸所宿庚宗之婦人獻以雉問其姓女生曰姓謂子也對曰余子長矣能奉雉而從我矣召而見之則所夢也未問其名號之曰牛曰唯皆召其徒使視之遂使為豎小臣有寵長使為政公孫明齊大夫知叔

孫於齊歸未逆國姜（孟仲母）子明取之故怒（怒其妻）其子長而後使逆之（逆二子怒其母故不即逆）田於丘猶（音由地名）遂遇疾焉豎牛欲亂其室而有之強與孟盟不可叔孫為孟鐘曰爾未際（際接也言孟未與諸大夫相接見）饗大夫以落之（以豭猪血釁鐘曰落）既具使豎牛請日入弗謁出命之日及賓至聞鐘聲牛曰孟有北婦人（國姜）之客（謂公孫明）怒（穆子信之）將往牛止之賓出使拘而殺諸外（殺孟丙）牛又強與仲盟不可仲與公御萊書觀於公（萊書公御之名觀私游觀公公所）公與之環

使牛入示之（示叔孫）入不示出命佩之牛謂叔孫見仲而何（而何如何）叔孫曰何為曰不見既自見矣公與之環而佩之矣遂逐之奔齊疾急命召仲牛許而不召杜洩（叔孫氏宰）見告之饑渴（牛不食叔孫）授之戈（使討牛）對曰求之而至又何去焉（言求食可得無為去豎牛）豎牛曰夫子疾病不欲見人使寘饋於个（東西箱）而退牛弗進則置虛命徹（瀉器令空示若叔孫已食）十二月癸丑叔孫不食乙卯卒（三日絕糧）牛立昭子（豹之庶子婼）而相之季孫謀去中軍豎牛曰夫子固

欲去之

五年春王正月舍中軍

左傳舍中軍卑公室也杜氏曰罷中軍季孫稱左師孟氏稱右師叔孫氏則自以叔孫為軍名孔氏曰初作三軍十二分其國民三家得七公得五國民不盡屬公公室已卑矣今舍中軍四分公室三家自取其稅減已稅以貢于公民全不屬公公室益卑也初作三軍三分公室而各有其一季氏盡征之無所入於公叔孫氏臣其子弟以父兄歸公孟氏取其半焉復以子弟之半歸公及其舍之也四分公室季氏擇二二子各一皆盡征之而貢於公

仲至自齊季孫欲立之南遺曰（季氏家臣）叔孫氏厚則季氏薄彼實家亂子勿與知不亦可乎（此與盧蒲嫳告慶封之語同豎牛即叔孫之東郭偃崇無咎也孟丙仲壬則崔成崔彊也叔孫之季孫則崔舒之慶封也）南遺使國人助豎牛攻諸大庫之庭（攻仲壬也魯城內有大庭氏之虛于其上作庫）司宮射之中目而死豎牛取東鄙三十邑以與南遺昭子即位朝其家衆曰豎牛禍叔孫氏使亂大從殺適立庶又披其邑（昭子不知牛餓殺其父故但言其見罪）將以赦罪罪莫大焉必速殺之豎牛懼奔齊（昭子無意決殺之故猶使得奔當時孰執

之以請於君大夫而誅之可也孟仲之子殺諸塞關之外齊魯界上關投其首於寧風之棘上寧風齊地按舍中軍非獨欲弱公室亦欲弃叔孫婼位之未定薄仲叔二家之厚以厚已也公穀以為復古復正非也苟曰後此二卿二軍則十年季孫意如叔弓仲孫貜帥師伐莒及哀二年季孫斯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伐邾何以三卿並將三軍並出邪荀悅云春秋之義舍中軍則善之皆惑於公穀之說而未之考也

楚殺其大夫屈申

左傳楚子以屈申為貳於吳殺之

公如晉

左傳公如晉自郊勞至時至於贈賄去時無失禮晉侯謂女叔齊曰魯侯不亦善於禮乎對曰魯侯焉知禮公曰何為自郊勞至於贈賄禮無違者何故不知對曰是儀也不可謂禮禮所以守其國行其政令無失其民者也今政令在家不能取也有子家羈莊公玄孫弗能

用也奸大國之盟陵虐小國謂伐莒取鄆利人之難因莒亂而取鄆不知其私不知已國亦有釁公室四分民食於他他謂三家言公如民然仰給食于三家思莫在公不圖其終羣臣無為公慮而圖其終者為國君難將及身不恤其所禮之本末將於此乎在修政而屑屑焉習儀以亟言善用賢守信睦隣威福在已國家安定禮之大節也於禮不亦遠乎時晉侯亦失政叔齊以此諷諫

夏莒牟夷以牟婁及防茲來奔

左傳牟夷非卿而書尊地也 公羊傳莒牟夷者莒

大夫也莒無大夫此何以書重地也其言及防茲來奔何不以私邑累公邑也　穀梁傳以者不以者也來奔者不言出及防茲以大及小也莒無大夫其曰牟夷何也以其地來也以地來則何以書重地也杜氏曰城陽平昌縣西南有防亭姑幕縣東北有茲亭　按取卞而襄公幾欲適諸侯伐莒取鄆而叔孫豹幾戮於會今公在晉而所為復爾盖欲陷公使晉人執之也

秋七月公至自晉

左傳莒人愬於晉晉侯欲止公范獻子曰不可人朝

而執之誘也乃歸公

戊辰叔弓帥師敗莒師于蚡泉蚡扶粉反公作濆穀作賁

左傳莒人來討不設備叔弓敗諸蚡泉莒未陳也

杜氏曰蚡泉魯地

秦伯卒

冬楚子蔡侯陳侯許男頓子沈子徐人越人伐吴越始見經

左傳冬楚子以諸侯及東夷伐吳以報棘櫟麻楚東鄙三邑名四年冬吳伐楚入此之役遂射以繁陽之師會於夏汭越大夫常壽過帥師會楚子于瑣楚地聞吳師出遂啓疆帥師從之遽不設備吳人敗諸鵲岸廬江舒縣有鵲尾渚楚子以馹至於羅汭羅水名楚師濟於羅汭沈尹赤會楚子次於萊山遂射帥繁陽之師先入南懷楚師從之及汝清南懷汝清皆楚界吳不可入楚子遂觀兵于坻箕之山是行也吳蚤設備楚無功而還

此為楚通越制吳之

始自合晉楚之成中國兵未及弭而荆楚摟吾諸侯以伐吳徒為不義役矣

六年春王正月杞伯益姑卒

葬秦景公 秦始書葬

附左傳鄭人鑄刑書 鑄於鼎 叔向使詒子產書曰先王議事以制不為刑辟民知有辟則不忌於上並有爭心以徵於書而儌幸以成之弗可為矣

夏季孫宿如晉

左傳拜莒田也謝前年受叛邑不見討宿之營私無禮甚矣

左傳反以其辭加籩為知禮

葬杞文公

宋華合比出奔衛

左傳宋寺人柳有寵太子佐惡之華合比曰我殺之柳聞之乃坎用牲埋書而告公曰合比將納亡人之族亡人華臣也襄十七年奔衛既盟於北郭矣公使視之有馬遂逐華合比合比奔衛於是華亥合比弟欲代右師乃與

寺人柳比從為之徵公使代之　按殺太子痤也以寺人伊戾之讒逐華合比也以寺人柳之讒刑人之能敗人國家也如此然附伊戾者向戌比柳者華亥得外臣之合而其譖乃售刑人與小人陰類相合間人之父子兄弟以至於墜宗隕祀者多矣可不戒哉

秋九月大雩

楚薳罷帥師伐吳罷音皮

左傳徐儀楚聘於楚儀楚徐大夫楚子執之逃歸懼其叛

也使遂洩楚大夫伐徐吴人救之令尹子蕩師師伐吴師於豫章而次於乾谿在譙國城父縣南楚東竟吴人敗其師于房鍾吴地子蕩歸罪於遂洩而殺之　按師師非遂洩也而洩伏其誅故書遂罷伐吴以正之楚再不競於吴乃移兵有事陳蔡至復伐徐而國亂矣

冬叔弓如楚

左傳聘且弔敗也　按四年公不會申將朝楚而使叔弓先聘耳楚恃其强必不告敗於諸侯彼不來告

吾何由畀之左氏之說非也

附左傳十一月齊侯如晉請伐北燕晉侯許之

齊侯伐伐燕

左傳十二月齊侯遂伐北燕將納簡公北燕伯三年出奔齊

按晉人納捷菑於邾則書弗克納此納北燕伯亦不克而還不書者諸侯失國諸侯納之正也非奉少奪長之比但齊景受賂而退故止書伐耳

七年春王正月暨齊平

左傳齊求之也　賈逵何休以為魯與齊平許惠卿以為燕與齊平杜云間無異事故不重言燕　左傳癸巳齊侯次于虢燕竟燕人行成二月戊午盟於濡上濡水出高陽縣東北燕人歸燕姬賂以瑶甕玉也玉櫝匱也斝耳玉爵不克而還受賂不克果納簡公　李氏曰推之經例暨齊平正與及齊平及鄭平句法相似而下文又有叔孫涖盟正與叔還涖盟之事相類且左氏下文明說燕人行成而上文又以為齊求之文法自相背今若截齊

求之也四字正解齊魯之平而以癸巳以下方終齊燕之事則兩得之矣盖左氏本無誤而許惠卿之誤也五年傳有齊燕平之月則謂濡上之盟耳疏強增暨字以實之非　胡傳我所欲曰及不得已曰暨

三月公如楚

左氏謂楚子成章華之臺願與諸侯落之召公而公往也

叔孫舍如齊涖盟舍左穀作婼丑畧反後同涖音利又音類

穀梁傳内之前定之辭謂之滋外之前定之辭謂之來

夏四月甲辰朔日有食之

附左傳鄭子産聘於晉　鄭人相驚以伯有曰伯有至矣則皆走不知所往鑄刑書之歲二月或夢伯有介而行曰壬子余將殺帶也（駟帶助攻伯有）明年壬寅余又將殺段也（公孫段豐氏黨）及壬子駟帶卒國人益懼齊燕平之月壬寅公孫段卒國人愈懼其明月子産立公孫

洩（子孔之子）及良止（伯有之子）以撫之乃止（立以為大夫使有宗廟殺子孔在襄十九年）子太叔問其故子產曰鬼有所歸乃不為厲吾為之歸也太叔曰公孫洩何為（子孔不為厲問何為併立洩）子產曰說也為身無義而圖說（伯有無義以妖鬼故立之恐惑民并立洩使若自以大義存誅絕之後者以解於民）從政有所反之以取媚也及子產適晉趙景子問焉（中軍佐趙成）曰伯有猶能為鬼乎子產曰能人生始化曰魄既生魄陽曰魂（孔氏曰此將說淫厲故遠本其初人之生也始變化為形形之靈者名之曰魄也既生魄矣魄內自有陽氣氣之神者名之曰魂也魂魄神靈

之名附形之靈為魄附氣之神為魂附形之靈者謂初生之時耳目心識手足運動啼呼為聲此則魄之靈也附氣之神者謂精神性識漸有所知此則附氣之神也鄭玄祭義注云氣謂嘘吸出入者也耳目之聰明為魄是言魄附形而魂附氣也人之生也魄盛魂強及其死也形消氣盡聖王緣生事死制其祭祀别為之名旣生之魂曰神旣生之魄曰鬼劉炫云人之生也形必有氣氣形相合義無先後而此云始生曰魄魄陽曰魂有先後者以形有質而氣無質尋形以知氣故先魄而後魂其實無先後者也　朱子曰子產此論窮理甚精

用物精多則魂魄強是以有精爽至於神明匹夫匹婦強死不病也其魂魄猶能馮依於人以為淫厲況良霄我先君穆公之冑子良之孫子耳之子

敝邑之卿從政三世矣鄭雖無腆抑諺曰蕞爾國而三世執其政柄其用物也宏矣其取精也多矣其族又大所馮厚矣而強死能為鬼不亦宜乎

秋八月戊辰衛侯惡卒

左傳衛襄公卒晉大夫言於范獻子曰衛事晉為睦晉不禮焉庇其賊人孫林父而取其地戚地故諸侯貳今又不禮於衛之嗣衛必叛我是絕諸侯也獻子以告韓宣子宣子說使獻子如衛弔且反戚田衛齊惡告

喪於周且請命王使成簡公如衛弔且追命襄公

九月公至自楚

冬十有一月癸未季孫宿卒

十二月癸亥葬衛襄公

左傳衛襄公夫人姜氏無子嬖人婤姶生孟縶及元

孟縶之足不良故孔成子（孔達之孫）立靈公

八年春

陳侯之弟招殺陳世子偃師

左傳陳哀公元妃鄭姬生悼太子偃師二妃生公子留下妃生公子勝二妃嬖留有寵屬諸司徒招與公子過皆哀公弟哀公有廢疾三月甲申公子招公子過殺偃師而立公子留書曰陳侯之弟招殺陳世子偃師罪在招也　穀梁傳鄉曰陳公子招在元年今曰陳侯之弟招何也曰盡其親所以惡招也　孔氏曰招與公子過共殺偃師而立公子留及楚殺徵師留出奔鄭招乃歸罪於過而使陳人殺之及楚師來討又推

過為首得免重責不死而放之於越是以招為從罪也若其從招之詐如楚之意則宜書過殺偃師今書曰陳侯之弟招殺陳世子偃師是仲尼知其實狀以招為首也　今按稱弟以殺世子者叔父之親加戕於國儲君貳之重以立庶孽致楚滅陳盡其親所以甚其惡也哀有庶嫡矣又屬其嬖孽於二公子戕其國本哀自為之也書曰陳侯斥君之辭也餘如孔氏說

夏四月辛丑陳侯溺卒

左傳夏四月辛亥哀公縊憂恚自殺經書辛丑從赴

叔弓如晉

左氏謂晉築虒祁之宮成而諸侯賀之未知信否然前年楚成章華之臺名諸侯落之則晉成虒祁之宮而諸侯賀之固也及是時般樂怠敖可弔也而賀之史趙知之矣虒音斯虒祁地名在絳西四十里臨汾水

楚人執陳行人干徵師殺之

左傳干徵師陳大夫赴於楚且告有立君公子勝愬之

於楚楚人執而殺之書曰楚人執陳行人干徵師殺之罪不在行人也

陳公子留出奔鄭

秋蒐於紅蒐所求反書蒐始此

左傳秋大蒐於紅自根牟至於商衛革車千乘大蒐數軍實簡車馬也根牟魯東界瑯琊陽都縣有牟鄉商宋地魯西竟接宋衛也言千乘明大蒐且見魯衆之大數也

穀梁傳因蒐狩以習武事禮之大者也艾蘭以為防蘭香草也防為田之大限置旃以為轅門旃旌旗之名通帛曰旃轅門仰車以

其轅表門以葛覆質以為槷質椹也槷門中臬流旁握謂車兩轄頭各去門邊空握四寸也握御轚者不得入轚挂則不得入門車軌塵塵不出轍馬候蹄發足相應遲疾相投揜禽旅揜取衆禽御者不失其馳不失馳騁之節然後射者能中過防弗逐不從奔之道也戰不逐奔面傷不獻嫌誅降不成禽不獻惡虐幼小禽雖多天子取三十焉其餘與士衆以習射於射宮射而中田不得禽則得禽田得禽而射不中則不得禽是以知古之貴仁義而賤勇力也　杜氏曰紅魯地沛國蕭縣西有紅亭

劉氏曰蒐春事也秋興之非正也蒐有常地於紅亦非正也曷為不言公不與蒐也　昭定之蒐不言公　按公羊云以罕書穀梁云正也皆非此三家既分公室假蒐禮以數軍實隂擇其才勇之士以强私黨耳春蒐者獮之淺秋獮者獮之深比秋而行蒐禮姑淺獮而寡獲示不貪於從禽其實則數軍實而已諸家非時之論未盡其情也

陳人殺其大夫公子過古禾反

左傳陳公子招歸罪於公子過而殺之

大雩

冬十月壬午楚師滅陳執陳公子招放之于越殺陳孔奐（奐公作瑗）

左傳九月楚公子棄疾帥師奉孫吳（偃師之子）圍陳宋戴惡會之冬十一月壬午滅陳（壬午十月十八日傳言十一月悞）使穿封戌（楚大夫）為陳公晉侯問於史趙曰陳其遂亡乎對曰未也臣聞盛德必百世祀虞之世數未也繼守將

在齊其兆既存矣謂陳氏 杜氏曰孔奐㨿之黨

葬陳哀公

九年春叔弓會楚子于陳

杜氏曰以事往非行會禮 此與宣十五年公孫歸父會楚子於宋事同

許遷于夷

左傳二月庚申楚公子棄疾遷許于夷實城父此時改城父為夷故傳實之城父屬譙郡 取州來淮北之田以益之 杜氏曰

許畀鄭欲遷故以自遷爲文

附左傳周甘人與晉閻嘉爭閻田晉梁丙張趯（他歷反）率陰戎（陸渾之戎）伐潁（周邑）王使桓伯（周大夫）辭於晉（責讓之）曰我自夏以后稷魏駘芮岐畢吾西土也（在夏世以后稷功受此五國爲西土之長）及武王克商蒲姑商奄吾東土也巴濮楚鄧吾南土也肅慎燕亳吾北土也吾何邇封之有文武成康之建母弟以蕃屏周亦其廢隊是爲豈如弁髦而因以敝之（童子垂髦始冠必三加冠成禮而棄其始冠故云）先王居檮杌

於四裔以禦螭魅故允姓之姦（陰戎之祖與三苗俱放三危者）居於瓜州（今敦煌）伯父惠公歸自秦（僖十五年）而誘以來（僖二十二年）使偪我諸姬入我郊甸則戎焉取之戎有中國誰之咎也后稷封殖天下（修封疆殖五穀）今戎制之（毀封疆踐五稼唯以畜牧）不亦難乎伯父圖之我在伯父猶衣服之有冠冕木水之有本原民人之有謀主也伯父若裂冠毀冕拔本塞原專棄謀主雖戎狄其何有余一人（伯父猶然戎狄何責）

叔向謂宣子曰文之伯也豈能改物翼戴天子而加

之以共自文以來世有衰德而暴滅宗周以宣示其侈諸侯之貳不亦宜乎且王辭直子其圖之宣子說王有姻喪使趙武如周弔且致閻田與襚反潁俘王亦使賓滑周大夫執甘大夫襄以說於晉晉人禮而歸之

夏四月陳災公穀作火

公羊傳陳已滅矣其言陳火何存陳也曰存陳悕悲也矣曷為存陳滅人之國執人之罪人指公子招殺人之賊

指孔瑗即孔奐此傳以孔奐為招手殺偃師葬人之君此傳以陳哀公為楚葬之若是則陳存怖矣　穀梁傳國曰災邑曰火火不志此何以志閔陳而存之也范氏曰陳已滅矣猶書火者不與楚滅也不可以方全國故不云災　杜氏曰天火曰災陳既已滅降為楚縣而書陳災者猶晉之梁山沙鹿崩不書晉災害繫於所災所害故以所在為名孔氏曰以彼不繫晉知法自不當繫楚非是存陳　趙氏曰災公穀皆為火按前後未有書外火者唯宣榭火以樂器所在見周之所司無人亦譏耳此則不同其

例也當依左氏為災　按春秋地名繫其本國者是其原封所有也滅國未有還繫之者况陳以千乘侯封三恪之尊雖一時為強夷所乗後五年復封有其社稷者五十二年葬陳哀公列國猶會史猶書於策陳實未亡也春秋安得遽曰楚之陳乎陳災與宋災同亦直書災異爾存陳之說固非本旨以梁山沙鹿為比而謂其已降為縣而不書楚者繫災所在為名此亦非也存陳之說雖非本旨不傷教意漢建安二

十五年通鑑已紀黄初之元朱子以爲奪漢太速子魏太亟非春秋存陳之意以不與楚之滅而存陳此本可通但公羊家又以存陳爲天意左氏亦有火出而火陳逐楚而建陳之說皆諸儒以意衍說不足信也國曰災邑曰火亦非

秋仲孫貜如齊貜俱縛反

冬築郎囿

左傳季平子欲其速成叔孫昭子曰詩曰經始勿亟

庶民子來焉用速成以勦民無囿猶可無民其可乎

按桓四年狩于郎莊三十一年築臺于郎今又築爲囿祿去公室政在大夫而淫於游觀貽公之志可知矣或曰意如虞君於耳目之玩而有其權也

十年春王正月

夏齊欒施來奔（齊公作晉）

左傳齊惠欒高氏皆耆酒（欒高二族皆出惠公）信內（信婦人言）多怨強於陳鮑氏而惡之夏有告陳桓子曰子旗子良將

攻陳鮑亦告鮑氏桓子受甲而如鮑氏見文子（鮑國）則亦授甲矣遂伐欒高氏五月庚辰戰于稷欒高敗欒施高彊來奔陳鮑分其室　按此陳氏專國之漸也

秋七月季孫意如叔弓仲孫貜帥師伐莒（意公作隱後同）

左傳平子伐莒取郠　按舍中軍是借二軍復古之名以掩中分魯國之實爾其平居也四分其民季氏擇二二子各一至其出軍則季氏專將一軍身為元帥而孟仲各將一軍之半以為之副此所以雖曰舍

中軍而三卿帥師盖舊額固存也八年蒐於紅自根牟至於商衛革車千乘郲人告吳曰魯賦八百乘則魯軍制非能復古可見矣叔孫婼居守故叔弓所將者叔孫氏之兵也取鄟不書公見討於平丘故諱之

戊子晉侯彪卒

左傳晉平公卒鄭伯如晉及河晉人辭之禮諸侯游不相弔

吉遂如晉

九月叔孫舍如晉葬晉平公

左傳九月叔孫婼齊國弱宋華定衛北宮喜鄭罕虎許人曹人莒人邾人薛人杞人小邾人如晉葬平公也鄭子皮將以幣行子產曰喪焉用幣子皮固請以行既葬諸侯之大夫欲因見新君叔向辭之曰大夫之事畢矣而又命孤孤斬焉在衰絰之中既葬未卒哭故猶服斬衰其以嘉服見則喪禮未畢其以喪服見是重受弔也大夫將若之何皆無辭以見

十有二月甲子宋公成卒成公作戍

十有一年春王二月叔弓如宋葬宋平公

夏四月丁巳楚子虔誘蔡侯般殺之于申楚公子棄疾帥師圍蔡

左傳楚子在申召蔡靈侯靈侯將往蔡大夫曰王貪而無信唯蔡於憾今幣重而言甘誘我也不如無往蔡侯不可三月丙申楚子伏甲饗蔡侯於申而執之夏四月丁巳殺之刑其士七十人公子棄疾帥師圍蔡韓宣子問於叔向曰楚其克乎對曰克哉蔡侯獲

罪於其君而不能其民天將假手於楚以斃之何故不克然肸聞之不信以幸不可再也楚王奉孫吳以討於陳曰將定而國陳人聽命而遂縣之今又誘蔡而殺其君以圍其國雖幸而克必受其咎弗克桀克有緍以喪其國紂克東夷而隕其身楚小位下而亟暴於二王能無咎乎　胡傳世子般弑其君十三年矣楚子不以大義致討乃誘殺之聖人深惡而名之也其慮遠矣後世討亂者或畏其強或幸其弱不以大義

興師用詐勝之若事之捷反側皆懼苟其不捷適足長亂如代宗之圖思明憲宗之紿王弁昧於春秋垂戒之旨矣　按楚奉孫吳以討陳而遂縣之令誘殺般其辭於人必又曰吾討其弑君也春秋深惡之故名虔於誘殺般之上言虔與般等耳夫般弑其君諸侯與通會盟者十三年於茲以楚子為之會主也以弑君之賊會弑君之賊同惡相求諸侯非唯力不能討亦勢不敢討矣今楚以得陳又欲舉蔡故為此詐

誒之舉烏可於十三年之後以倡義致討責之懷惡之人哉楚子未暇治也而責其討般胡氏之義疎矣

公羊傳楚子虔何以名絶曷爲絶之爲其誘討也此討賊也雖誘之則曷爲絶之懷惡而討不義君子不予也

五月甲申夫人歸氏薨大蒐于比蒲比音毗

左傳齊歸薨大蒐於比蒲非禮也襄三十一年傳言敬歸之娣齊歸則襄公之妾也妾母稱夫人義見成風薨葬　按九月葬齊歸晉士之送葬

者歸語魯故叔向曰君有大喪國不廢蒐不忌君也蒐於紅不言公公不與蒐也此又在君夫人之喪公不與可知而大蒐不廢是三家以馳騁田獵聞君喪也叔向所謂不忌君也三家之罪不待貶絕而見矣其書大蒐又見僭禮也抑人亦有言為政不難其身正則巨室畏之巨室服則一國服矣昭公始即位在慼而有嘉容今齊歸之喪又無慼容叔向以為有三年之喪而無一日之慼不顧親也臣不忌君君不顧

親能無畀予然則書大蒐亦罪昭公薄於人倫其身不正故不為強臣之所忌而專國擅兵間國衰而耀武也

仲孫貜會邾子盟于祲祥（祲子鳩反又七林反公作侵羊）

秋季孫意如會晉韓起齊國弱宋華亥衛北宮佗鄭罕虎曹人杞人于厥憖（魚靳反公作屈銀）

左傳楚師在蔡晉荀吳謂韓宣子曰不能救陳又不能救蔡物以無親晉之不能亦可知也已為盟主而

不恤亡國將焉用之秋會於厥慭謀救蔡也　按蔡世子有與楚義不同天堅守不下其志亦可憫矣厥慭合天下之兵畏而不敢救遣使乞請於楚卑辱已甚夫宋之盟以弭兵名諸侯故諸侯麇至今楚背盟肆暴欲逞無厭於陳蔡晉不能以義責之而反以姑息含忍冀保前好豈不悖哉春秋備書諸國之大夫罪之也胡氏謂心欲救蔡而力弗加春秋恕其不能而不求備失聖人之意矣　祲祥厥慭地皆闕

左傳晉人使狐父請蔡于楚弗許

九月己亥葬我小君齊歸

冬十有一月丁酉楚師滅蔡執蔡世子有以歸用之

左傳楚子滅蔡用隱太子於岡山　按楚誘蔡侯般而殺之其世子有先是居守至是痛父飲血誓不與讐賊俱生被圍八月抗敵不下力盡勢竭終不肯屈服故為賊虜所執而虐用之怒其拒師之久也有之於世子之道得矣故書之以閔而賢之也有受命居

守攵殺國圍窮迫之中捍敵不暇固未暇立乎其位則世子者其本稱也公羊以為未踰年之君非也又謂不君靈公不成其子故稱世子聖人善善惡惡各以其身安得不君靈公不成其子耶

附左傳楚子城陳蔡不羮使襄城縣東南有不羮城定陵西北有不羮城

葬蔡靈公

十有二年春齊高偃帥師納北燕伯于陽

杜氏曰三年燕伯出奔高偃高傒玄孫齊大夫陽即

唐燕别邑中山有唐縣不言于燕未得國都

三月壬申鄭伯嘉卒

夏宋公使華定來聘

左傳通嗣君也

公如晉至河乃復

左傳取郠之役莒人愬于晉晉有平公之喪未之治也故辭公公子慭遂如晉　穀梁傳季孫氏不使遂乎晉也

五月葬鄭簡公

楚殺其大夫成熊（熊公作然　穀作虎）

秋七月冬十月公子慭出奔齊（慭公作整）

左傳季平子立而不禮于南蒯（南遺之子季氏費宰）南蒯謂子仲（慭）吾出季氏而歸其室於公子更（代也）其位我以費為公臣子仲許之以告公而遂從公如晉南蒯懼不克以費叛如齊子仲還及衛聞亂逃介而先及郊聞費叛遂奔齊（言及郊解經所以書出）

楚子伐徐

左傳楚子狩于州來次于潁尾(潁水之尾在下蔡)使蕩侯潘子司馬督囂尹午陵尹喜(五子楚大夫)帥師圍徐(吳之與國)以懼吳楚子次于乾谿(在譙國城父縣南)以為之援雨雪王皮冠秦復陶(秦所遺羽衣)翠被豹舃執鞭以出僕析父從(楚大夫)右尹子革(鄭丹)夕(莫見)王見之去冠被舍鞭(敬大臣)與之語曰昔我先王熊繹(楚始封君)與呂伋(齊太公之子丁公)王孫牟(衛康叔子康伯)燮父(晉唐叔子)禽父(周公子伯禽)並事康王(成王子)四國

皆有分（分以寶玉）我獨無有今我使人於周求鼎以為分王其與我乎對曰與君王哉昔我先王熊繹辟在荆山篳路籃縷以處草莽跋涉山林以事天子唯是桃弧棘矢以共禦王事（言楚在山林少所出有）齊王舅也（成王母太公女）晉及魯衛王母弟也楚是以無分而彼皆有今周與四國服事君王將唯命是從豈其愛鼎王曰昔我皇祖伯父昆吾舊許是宅（陸終氏生六子長曰昆吾嘗居許地少曰季連即楚之祖）今鄭人貪賴其田而不我與我若求之其與我乎對

曰與君王哉周不愛鼎鄭敢愛田王曰昔諸侯遠我而畏晉今我大城陳蔡不羮賦皆千乘子與有勞焉諸侯其畏我乎對曰畏君王哉是四國者專足畏也又加之以楚 四國陳蔡二不羮 敢不畏君王哉工尹路請曰君王命剝圭以為鏚 斧也 柲 柄也破圭玉以飾斧柄 敢請命 請制度之命 王入視之析父謂子革吾子楚國之望也今與王言如響國其若之何 譏其順王心如響應聲 子革曰摩厲以須王出吾刃將斬矣 以已喻刃言摩厲以待斬王之淫慝 王出復語左史

倚相趨過（倚相楚史名）王曰是良史也子善視之是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皆古書名）對曰臣嘗問焉昔穆王欲肆其心周行天下將皆必有車轍馬跡焉（此楚靈王心事也既得諸侯又滅陳蔡必將觀兵周郊以求九鼎以許田為名移兵臨鄭為政物之圖矣左氏詳記有意）祭公謀父（周卿）作祈招之詩以止王心（祈父周司馬世掌甲兵之職招其名祭公方諫游行故指司馬官而言此詩逸）王是以獲沒於祇宮（言不見篡弒）臣問其詩而不知也若問遠焉其焉能知之王曰子能乎對曰能其詩曰祈招之愔愔（安知貌）式昭德音思我

王度式如玉式如金形民之力而無醉飽之心孔氏曰穆王之時有祈父司馬官名掌兵甲常從王行祭公諫王游行設言以戒司馬言祈招之愔愔美其志性安和愔愔然也女當用此職掌以明我王之德音也思使我王之德度用如玉然用如金然使之堅而且重可寶愛也若用民力當隨其力任不可使勞役過其所堪鑄冶之家將作器而制其模謂之為形用民之力亦依模用之故言形民之力也醉飽是酒食饜足過度之名穆王用民之力不知饜足故令去其醉飽過盈之心朱子曰形字今家語作刑注云傷也極分曉蓋言傷民之力而無饜足之心也　愚按作刑雖分曉但於上式如玉式如金意不接家語作刑亦與形同型鑄器之法孔氏說已明盡不可破也

王揖而入饋不食寢不寐數日深感子革之言不能自克以及於難　愚按楚子伐徐此已滅陳蔡欲肆其心

將有事於北方而患吳之撓其後故伐徐以威吳也
然則曷不遂伐吳乎蓋懲鵲岸房鍾之兩敗且慮兵
連釁結未易得解為北方諸侯之所窺故乗減陳蔡
之威加兵於徐欲以先聲脅吳使不敢動爾何以知
其將有事於北方曰使人於周求鼎以為分求伯父
昆吾舊宅之許田於鄭此非啓其端乎且申之會所
閻六王二公之事其心薫然歆羡極其願之所止固
必如穆王周行天下皆有車轍馬跡而後已也子革

之言固其志矣動之以後禍其心暫而怵焉隋楊廣之江都金完顔亮之江上與楚子虔之乾谿前後一也春秋書滅陳蔡伐徐弑於乾谿比而觀之亂賊可以知所戒矣然非自天罰之亦安知報復之不爽如是乎春秋畏天命責人事制治於未亂故謹嚴於亂賊之變以見意也

晉伐鮮虞

左傳晉荀吳僞會齊師者假道鮮虞遂入昔陽秋八

月壬午滅肥以肥子緜臯歸晉伐鮮虞因肥之役也鮮虞白狄別種在中山新市縣昔陽肥國都樂平沾縣東有昔陽城肥白狄也緜臯其君名鉅鹿下曲陽縣西有肥累城

胡傳書晉伐鮮虞狄之也楚奉孫吳討陳因以滅陳誘蔡般殺之因以滅蔡晉莫能救則亦已矣而效其所為以伐人國是中國居而夷狄行也

按當楚有事於中夏則晉常有事於狄不競於楚無志於中夏也夫戎狄豺狼不可啟也諸夏親暱不可棄也今親暱翦於豺狼而無畏簡書之志乃區區焉

狄之爲事又以狄道克之是狄而已矣

十有三年春叔弓帥師圍費

左傳春叔弓圍費弗克敗焉平子怒令見費人執之以爲囚俘冶區夫（魯大夫）曰若見費人寒者衣之饑者食之爲之令主而供其乏困費來如歸南氏亡矣民將叛之誰與居邑若憚之以威懼之以怒民疾而叛爲之聚也若諸侯皆然費人無歸不親南氏將焉入矣平子從之費人叛南氏　胡傳費内邑也卿爲主

將舉大衆圍其城若敵國然家臣強也語不云乎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其恕乎季氏以所惡於下者事上據奪其君至於四分公室有其二以所惡於上者使下不禮其臣使怨而謀逐之何辭可執而以討於南蒯乎春秋之法不書内叛書圍費罪意如也

按南蒯之叛雖以不見禮之故然其謀一則曰歸其室于公一則曰我以費為公臣蓋亦不平季氏之所為而不忘乎公室云爾未始欲以邑附他國也故

後雖以費入齊而君子不名其叛唯於此書圍費則其罪之在季氏可見矣公山弗擾以費叛召子欲往告子路曰夫召我者而豈徒哉夫子若往豈但使弗擾效順於季氏而已君實有國大夫不得有其家反之正必使公室與季氏各安其所然後紀綱立而治化可興是春秋書圍費墮費之意也家臣而欲張公室罪莫大焉當時大夫黨乎其類之私言爾若家臣心乎公室即為貳心於大夫是與大夫之專邑無君

也

夏四月楚公子比自晉歸於楚弒其君虔于乾谿谿穀作溪

左傳楚子之爲令尹也殺大司馬薳掩而取其室在襄三十年及即位奪薳居掩之族田遷許而質許圍許大夫蔡洧有寵於王洧仕楚王之滅蔡也在十一年其父死焉其父在國故死王使與於守使洧與居守楚而行王行乾谿至申之會在四年越大夫戮焉王肅云越大夫常壽過也申之會經書淮夷而不書越以常壽過被罪不得列會故也戮者以令衆不必殺也故下文常壽過作亂王奪鬭韋龜令尹子文玄孫中犫邑名

又奪蔓成然(韋龜子)邑而使為郊尹(治郊大夫)竟蔓成然故事蔡公(棄疾有當璧之命故成然事之)故薳氏之族及薳居許圍蔡洧蔓成然因羣喪職之族啟越大夫常壽過作亂圍固城克息舟(楚邑)城而居之觀起之死也(在襄二十二年)其子從在蔡事朝吳曰今不封蔡蔡不封矣我請試之以蔡公之命名子干子晳(二子皆靈王弟元年子干奔晉子晳奔鄭)及郊而告之情(告以蔡公不知謀)强與之盟入襲蔡蔡公將食見之而逃觀從使子干食坎用牲加書而速行(使子干居蔡公之牀

食蔡公之食並偽與蔡公盟之徵驗以示衆已觀從猶於蔡曰蔡公召二子將納之與之盟而遣之矣將師而從之詐言蔡公將以師助二子蔡人聚將執之辭曰失賊子干子皙已行成軍蔡公助之而殺余何益乃釋之朝吳曰二三子指蔡人若能死亡則如違之以待所濟言若能為靈王死亡則可違蔡公之命以待成敗如何靈王蔡讎也蔡人豈能為之死亡哉朝吳特以激之若求安定則如與之以濟所欲蔡人不決為靈王死亡則莫如與蔡公可得安定蔡也且違上何適而可上謂蔡公言蔡公制命勿論所適當從衆曰與之蔡人悟乃奉蔡公召二子而盟於

鄧（潁川召陵縣西南有鄧城蔡公初不與謀至是同謀矣）依陳蔡人以國（國陳蔡而依楚）公子比（子干）公子黑肱（子晳）公子棄疾（蔡公）蔓成然蔡朝吳帥陳蔡不羹許葉之師因四族之徒（四族遠氏許圍蔡洧蔓成然）以入楚及郊蔡公使須務牟與史猈先入（二人皆楚大夫蔡公之黨也）因正僕人殺大子祿及公子罷敵（蔡公志乎為君故殺靈王之二子特以長幼推比使立而因歸惡名焉正僕大子之近官）公子比為王公子黑肱為令尹次於魚陂（竟陵縣城西北有甘魚陂）公子棄疾為司馬先除王宮使觀從從師于乾谿而遂告之（從乾谿之

師告使叛靈王且曰先歸復所後者劓師及訾梁而潰金完顏亮之事類此王聞羣公子之死也自投於車下曰人之愛其子也亦如余乎右尹子革曰請待於郊以聽國人聽國人之所與王曰衆怒不可犯也曰若入於大都而乞師於諸侯王曰皆叛矣曰若亡於諸侯以聽大國之圖君也王曰大福不再祗取辱焉然丹子革乃歸於楚王沿夏漢水別名將欲入鄢芋尹無宇之子申亥求王遇諸棘里名闈門也以歸夏五月癸亥王縊於芋尹申亥氏蘇

氏曰亂始於觀從成於棄疾以比爲名而已然比動於利而隨之則比雖不弒而弒君之名比尸之矣

汪氏曰隋司馬德戡裴虔通等與宇文智及弒煬帝推智及之凡化及而立之後史皆書化及弒君是亦春秋書楚比之義　按比之弒君以春秋誅心而言名之而來盟之而從師陳蔡不羮之師因四族之徒以入楚則躬爲戎首畧不辭避是比有爭國之心明矣以春秋書法而言凡爲弒君者所立而與聞乎故

則以首惡書之討賊而不能明正其罪則不以討賊之辭書之虔弒君而立比為是出奔及虔罪貫盈國人内叛比歸而正名討賊夫誰曰不可乃志在於棄亂竊入因人成事初無討賊之意則是以一亡公子爭國而已虔有覆載不容之罪而人莫之疾戴以為君者有年於兹起於二三失職怨望之徒因其在外反之於内則臣弒其君而已比無親於楚無援於晉進不能正討賊之義退不能為曹子臧吳季子力辭

不受為人所用援之立則立書法得以加弒君之名怖之死則死棄疾得以歸弒君之獄其又奚怪哉然罪比是矣而使棄疾逃誅則姦人之計推人使先而徐圖其後人受其惡名而身享其利者是將為得乎曰春秋之文一事而兼衆義其旨甚深而人多不察今熟玩於經則得之矣曰楚公子比自晉歸于楚弒其君虔於乾谿楚公子棄疾殺公子比比方自晉歸於楚身未至于乾谿則弒虔於乾谿者誰哉下書楚

公子棄疾殺公子比則棄疾實當國而弑虔殺比皆在其手也明矣當以棄疾為主則前而比之歸中而虔之弑後而比之殺皆棄疾所為爾春秋實未嘗專歸獄於比而漏棄疾之誅但讀者不察耳　虔之弑君以縊而虔亦自縊虔殺麇之二子幕與平夏而祿與罷敵亦先死焉自投車下曰人之愛其子亦如余乎噫天道好還乃如是哉　或曰弑其君虔上脫一楚字

楚公子棄疾殺公子比（殺公作弒）

左傳觀從謂子干曰不殺棄疾雖得國猶受禍也子干曰余不忍也子玉（觀從）曰人將忍子吾不忍俟也乃行國每夜駭曰王入矣（相恐以靈王也）乙卯夜棄疾使周走而呼曰王至矣國人大驚蔓成然走告子干子晳曰王至矣國人殺司馬將來矣（司馬棄疾也言司馬見殺以恐子干）君若蚤自圖也可以無辱衆怒如水火焉不可為謀又有呼而走至者曰衆至矣二子皆自殺丙辰棄疾即

位名曰熊居莽子干於訾實訾敖不成君無號謚者楚皆謂之敖郟敖訾敖並以地名冠敖又楚之先君有若敖在位多年亦稱為敖不知敖是何義殺因衣之王服而流諸漢乃取而莽之以靖國人使子旗為令尹蔓成然平王封陳蔡復遷邑復九年所遷邑施舍寬民宥罪舉職名觀從使為卜尹他年芋尹申亥以王柩告乃改莽之初靈王卜曰余尚得天下不吉投龜詬天而呼曰是區區者而不余畀余必自取之民患王之無厭也故從亂如歸初共王無冢適有寵子五人無適立

焉乃大有事於羣望（星辰山川）而祈曰請神擇於五人者使主社稷乃徧以璧見於羣望曰當璧而拜者神所立也誰敢違之既乃與巴姬密埋璧於大室（祖廟）之庭使五人齊（側皆反）而長（以長幼）入拜康王跨之靈王肘加焉子干子晳皆遠之平王弱抱而入再拜皆厭紐（微見璧紐以為審識）子干歸韓宣子問於叔向曰子干其濟乎對曰難宣子曰同惡相求如市賈（音古）焉何難對曰無與同好誰與同惡取國有五難有寵而無人一也（寵須賢人）

而固有人而無主二也內主有主而無謀三也策謀有謀而無民四也民衆有民而無德五也四者既備當以德成子干在晉十三年矣晉楚之從從子干游者不聞達者可謂無人族盡親叛可謂無主族屬已盡親者異心無釁而動可謂無謀靈王無道民心內離可謂有釁但子干無主於內無助於外輕信妄動故曰無釁爲羈終世客於晉可謂無民亡無愛徵可謂無德楚人無愛念之者涉五難以弑舊君誰能濟之有楚國者其棄疾乎君陳蔡城外屬焉時穿封戌死棄疾并領陳事城方城苛慝不作盜賊伏隱民無

怨心芈姓有亂必季實立楚之常也獲神一也當璧拜有民二也君陳蔡民無怨令德三也無苛慝寵貴四也貴妃子居常五也棄疾季有五利以去五難誰能害之子干之官則右尹也數其貴寵則庶子也以神所命則又遠之其貴亡矣位不尊其寵棄矣父既沒故民無懷焉國無與焉將何以立 義已見上

秋公會劉子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平丘

左傳晉成虒祁諸侯朝而歸者皆有貳心為取鄆故晉將以諸侯來討叔向曰諸侯不可以不示威乃並徵會告於吳秋晉侯會吳子於良（下邳有良城縣）水道不可（吳地水行故言水道不可言水行值難）吳子辭乃還七月丙寅治兵於邾南甲車四千乘（三十萬人）羊舌鮒（叔向弟）攝司馬遂合諸侯於平丘　杜氏曰平丘在陳留長垣縣西南

八月甲戌同盟于平丘

左傳晉人將尋盟齊人不可曰諸侯討貳則有尋盟

若皆用命何盟之尋叔向曰國家之敗有事而無業事則不經業貢賦之業有業而無禮經則不序須禮而有次序有禮而無威序則不共禮須威嚴而後共有威而不昭共則不明威須昭告神明而後信義著是故明王之制使諸侯歲聘以志業志識也歲聘問以互修其職業間朝以講禮三年而一朝正班爵之義率長幼之序再朝而會以示威六年而一會以訓上下之則制財用之節再會而盟以顯昭明十二年而一盟所以昭信義也凡八聘四朝再會王一巡狩盟於方嶽之下自古以來未之或失也存亡之道恒由是興晉禮主盟依先

（王先公舊禮主諸侯盟）懼有不治奉承齊犧（齊盟之犧牲）而布諸君求終事也君曰余必廢之何齊之有唯君圖之寡君聞命矣齊人懼曰小國言之大國制之敢不聽從叔向曰諸侯有間（隙）矣不可以不示眾（鄙哉叔向）八月辛未治兵（習戰）建而不旆（旆斿也）壬申復旆之諸侯畏之（軍將戰則旆故曳旆以恐之）邾人莒人愬於晉曰魯朝夕伐我幾亡矣我之不共魯故之以（不共晉貢）晉侯不見公使叔向來辭曰諸侯將以甲戌盟寡君知不得事君矣請君無勤

子服惠伯對曰君信蠻夷之訴以絕兄弟之國棄周公之後亦唯君寡君聞命矣叔向曰寡君有甲車四千乘在雖以無道行之必可畏也況其率道其何敵之有牛雖瘠僨於豚上其畏不死言牛倒豚上豚必死也謂魯以晉無能故以瘠牛自喻南蒯子仲之憂其庸可棄乎若奉晉之衆閒其二憂何求而弗克魯人懼聽命不敢與盟甲戌同盟於平丘齊服也子產爭承承貢賦之次曰昔天子班貢輕重以列位也列尊貢重周之制也卑而貢重者甸服也

鄭伯男也而使從公侯之貢懼弗給也敢以為請自日中以爭至於昏晉人許之　按自晉楚為成晉之君臣自謂天下無事媮惰苟安無復四方之志楚由是虎視中夏肆其無厭熊虔罪盈惡稔自底覆亡晉昭公誠欲於是而號召諸侯修復悼公之業無亦求之有本行之有序令緒已度德未有以服人心敗覿聽而汲汲於會之是徵盟之是重未聞主夏盟奉齊犧求終事而矜其威力恐脅諸侯自喻牛雖瘠僨於

豚上如此盟之卑者也詞之不殺惡之也　晉自城
杞之役於今十六年不得齊不能以德結其心而徒
示甲兵之威自雞澤之盟於今四十二年不勤王不
能以義示諸侯而上盟天子之老書同盟兼譏之也
晉合諸侯止此郫陵之後參盟復作矣　晉自重
丘之後會盟皆大夫至此而再合諸侯晉昭初立楚
國有亂有志於收諸侯也而叔向諸臣德卑材下故
卒於無成自是亦不復合諸侯穀梁以為善其因楚

有難而反陳蔡之君公羊注又以為諸侯欲討棄疾是皆不得其傳而臆度之言也

公不與盟與音預

胡傳臣子之於君父隱諱其恥禮也會於沙隨不見公盟於平丘公不與曲不在我故直書而不諱也

李氏曰胡氏全無貶魯之文恐亦小偏黑壤之曲全在魯故諱而不書沙隨平丘之曲雖在晉然沙隨以僑如之譖魯實無罪平丘以邾莒之訴魯亦不能無

責焉於曲之中又分曲直則書法兩通矣

晉人執季孫意如以歸

左傳公不與盟晉人執季孫意如以幕蒙之使狄人守之晉人以平子歸子服湫惠伯從　胡傳稱人以執非伯討也季氏不臣何以非伯討乎晉人若按其罪以大義廢之選於魯卿更意如之位收斂私邑爲公室之民則方伯之職修矣今魯與邾通好亦不朝夕伐莒而鄆鄭之故又非昭公意也徒以邾莒之言曰

我之不共魯故之以遂辭魯君而執意如則是意在

貸而不在義也何得為伯討乎　按邾莒之怨大率

皆季氏為之也昭之世邾雖通好非得已也前此受

其叛人庶其以漆閭丘來奔亦季氏也其怨於晉豈

一無事而誣之哉若莒曰朝夕伐我蓋甚之之詞雖

不朝夕伐之然魯之削莒亦甚矣不止鄆鄅一事也

前此救台遂入鄆元年取鄆師師疆鄆田五年受其

叛人牟夷以牟婁及防茲來奔敗其師於蚡泉十年

伐莒取鄆皆季氏主之也即邾莒所愬季氏之罪多矣而况攘奪其君又魯之所未能愬者乎使舉伯討誅之可也沙隨不見公則執行父平丘公不與盟則執意如晉人固知季氏之專魯政矣而終不能討晉君昏庸強家以氣類相庇其執其舍但欲示威無心於行義也

公至自會

蔡侯廬歸於蔡陳侯吳歸於陳

左傳楚之滅蔡也靈王遷許胡沈道房申六小國於荆
荆山馬平王即位既封陳蔡而皆復之隱大子大子有之
子廬歸於蔡悼大子偃師之子吳歸於陳　公羊傳此
皆滅國也其言歸何不與諸侯專封也　穀梁傳此
未嘗有國也使如失國辭然者不與楚滅也　胡傳
歸者順辭不與楚滅也不言自楚不與楚封也
冬十月葬蔡靈公
穀梁傳變之不葬有三失德不葬啖氏曰按時君失德而書葬不失德

而不書葬者多矣不可通也　今按喪葬人之常禮鄰國往會則書豈以失德而廢常禮蔑喪紀何以為訓哉

弒君不葬啖氏曰賊未討不書葬本施於魯不及他國他國則從會不會之例但賊當國者多不得依常禮葬終不可為例也

滅國不葬言無人葬之然楚滅陳葬陳哀公是葬禮猶行列國猶會或言楚葬之非

然且葬之不與楚滅且成諸侯之事也范氏曰蔡靈公弒逆無道以至身死國滅不宜書葬書葬者不令夷狄加乎中國且成諸侯興滅繼絕之善也

趙氏曰據蔡既興復以禮改葬魯往會故書耳

無多說也

公如晉至河乃復

左傳公如晉荀吳謂韓宣子曰諸侯相朝講舊好也執其卿而朝其君有不好焉不如辭之乃使士景伯（文伯子彌牟）辭公於河　按先是公子慭欲去季氏以告公而從公如晉事雖不遂公之欲除季氏明矣季氏見執而公復如晉人皆以為請季氏而譏其失進退以吾觀之公之意殆不其然公之意謂此除季氏之機也邾莒之事託於請之陰以明之然晉之執意如本以我之不共魯故之以之一言而已未暇深問相

犯之曲直也晉之大夫亦魯之季氏豈有爲魯討不

臣之事哉

吳滅州來

左傳吳滅州來令尹子旗請伐吳王弗許曰吾未撫

民人未事鬼神未修守備未定國家而用民力敗不

可悔州來在吳猶在楚也子姑待之令尹上當有楚字州

來屬楚之小國成六年吳入之至是滅之

附左傳季孫猶在晉子服惠伯私於中行穆子曰魯

事晉何以不如夷之小國魯兄弟也土地猶大所命能具若為夷棄之使事齊楚其何瘳于晉親親與大賞共罰否所以為盟主也子其圖之穆子告韓宣子且曰楚滅陳蔡不能救而為夷執親將焉用之乃歸季孫惠伯曰寡君未知其罪合諸侯而執其老若猶有罪死命（晉命）可也若曰無罪而惠免之諸侯不聞是逃命也何免之為請從君惠於會宣子患之謂叔向曰子能歸季孫乎對曰不能鮒也能乃使叔魚叔魚

見季孫曰昔鮒也得罪於晉君自歸於魯君襄二十一年坐
叔虎與欒氏黨黴武子之賜不至於今季武子雖獲歸骨於晉
猶子則肉之敢不盡情歸子而不歸鮒也聞諸吏將
為子除館於西河其若之何且泣乎子懼先歸惠伯
待禮待見遺之禮
十有四年春意如至自晉
左傳尊晉罪已也劉氏曰左氏之舍族為尊晉罪已非也一事再見卒名耳孫氏曰
不氏前見也穀梁傳大夫執則致大夫不致見執而後致致則名

意如惡然而致見君臣之禮也

附左傳南蒯之將叛也盟費人司徒老祁為人一慮癸為人一因民之欲叛也請朝衆而盟遂劫南蒯曰羣臣不忘其君君謂季氏欲請送子遂奔齊侍飲於景公公曰叛夫對曰臣欲張公室也子韓晳齊大夫曰家臣而欲張公室罪莫大焉司徒老祁慮癸來歸費齊侯使鮑文子致之

三月曾伯滕卒夏四月

秋葬曹武公八月莒子去疾卒

左傳莒著丘公卒郊公（著丘公子）不慼國人弗順欲立著丘公之弟庚輿蒲餘侯（莒大夫茲夫也）惡公子意恢而善於庚輿郊公惡公子鐸而善於意恢公子鐸因蒲餘侯而與之謀曰爾殺意恢我出君而納庚輿許之

胡傳卒自外録者也莒人來赴故魯史書其卒葬自内録者也魯人不往是以闕其葬自昭公以來杞薛微國無不會其葬矣何獨闕於莒乎意如專國莒嘗愬

其疆鄆取鄆之罪故怒而不往也以此見意如之專
恣矣若意如者其很然不顧敢施於鄰國則廢其喪
紀不能少忍於其君則偪之出奔及在晉一間除館
西河之言則恐懼逃歸一匹夫不若何也小人無禮
喜怒勇怯不中節皆若是耳茍不遠之其能國乎

冬莒殺其公子意恢

左傳冬十二月蒲餘侯茲夫殺公子意恢郊公奔齊
公子鐸逆庚輿於齊齊隰黨公子鉏送之有賂田

高郵孫氏曰公穀皆以爲曺莒無大夫盖曺莒小國其大夫之位纔當大國之士春秋諸侯之士皆不書名故曺莒大夫之名不見于經其有事繫懲勸法當書者則雖賤而名之邾庶其黑肱莒牟夷意恢是也

襄陵許氏曰公子鐸首亂而無見焉者韓愈曰春秋書王法不誅其人身此類皆所以表見王道若鐸不書者多矣

附左傳晉邢侯楚申公巫臣之子與雍子亦故楚人爭鄐田久而

無成士景佰如楚士景佰晉理官叔魚攝理韓宣子命斷舊

獄罪在雍子雍子納其女於叔魚叔魚蔽罪邢侯邢

侯怒殺叔魚與雍子於朝宣子問其罪於叔向叔向

曰三人同罪施生戮死可也施行罪也雍子自知其罪而

賂以買直鮒也鬻獄邢侯專殺其罪一也已惡而掠

美為昏貪以敗官為墨殺人不忌為賊夏書曰昏墨

賊殺逸書三者皆死刑臯陶之刑也請從之乃施邢侯而尸

雍子與叔魚于市仲尼曰叔向古之遺直也治國制

刑不隱于親

春秋輯傳卷十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中書臣李元春
謄錄監生臣甯　樸